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四

韓愈退之著

後學沈德潛確士評點

送鄭尚書序名權字復常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啟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手袴鞬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王見隨位就席皆與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以王休統之導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責任之重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颶風一日蹕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捥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薶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派求毛人夷蠻之州林邑扶南真臘於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貢日至珠香象牙玳瑁奇物濫于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厯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雖其貧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

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蔡聞之云首敘其權之大足以有為次敘關係之重勉以處置宜在言外末規其廉祝其成政而來筆極難雅

古真錯綜法度亦極嚴整鄭權因鄭注通王守澄以得節鎮非清節者文中以廉風之稱其仁而不富即岑參送人南海作尉謂此鄉多寶玉慎勿厭清貧也立言之妙如此

送幽州李端公序

端公侍御也名益時為幽州節度使劉濟從事歸壽其親公作序送也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近勞之使畢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帔首韞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韞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幸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于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乎平必自幽州始爾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勤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早夕左右必數數焉為上言元年之言始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其為人佐其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憲宗五年劉濟自將以擊王承宗其無背朝廷可知也濟果能率先奉職是濟之忠端公能佐之是端公之忠說到亂極當治之時見機會尤不可知此文章立意最高處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治所序

六年冬振武軍更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

五城一長
城二蘇武
城三受降
城四雲中
城五白羊

適當其往至則出賊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存史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耕種感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隱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飢君曰此本足為天子言蓋請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今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說吾以為邊兵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來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躐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群策以收太平之功宣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當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為序

開營田之法而行之前此已有成效則八年冬入朝所奏不過推此而廣之可以卜其兵農兼得者也乃大臣持議不下深為可惜公於篇末歸美天子又引中臺士大夫公論致不能盡用之意有君無臣隱然言外矣文筆朴老猶近西京

送殷員外序
殷員外名元和中八年使回鶻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

送殷員外序
殷員外名元和中八年使回鶻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

三省中書
令尙書令
侍中之政
事堂也當
宿曰入直

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尙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石庶子韓愈執羔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通知時事。自然知輕重。而總由於學有經術。立言有體。正使為宗正少卿李孝誠。殷侑其副也。是殷侑以言折可汗。無禮虜。彈其言。可謂不辱君命。

送區冊序

陽山天下之形處也。發。說。在此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

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

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為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

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肩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

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翫。嘉林坐石。磴投

竿而漁。陶然以樂。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存以識別。

處極窮之境。而不顧險阻。以後輩禮定文世外。真能遺外勢利。求得於詩書仁義之說者也。前補敘

窮境。鐫鏡造化。筆筆有神。

送石處士序 名洪字濟川

與勸之仕
不應相反
非前後不
相照管也
韓公寄盧
全詩原不
滿於石溫
二處士然
溫處士立
朝頗見風
采又不得
一例待之
前二段祝
後二段規
以一語收
之非此便
無力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印澠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讓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

或敘事。或議論。一路虛景。而總結以相與有成。所謂不以頌而以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名造字簡與大雅五世孫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聲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馬。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

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幕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慮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畫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是篇為喻夾寫之祖。蘇氏行文。每從此出。造刻大金吾李祐達詔進馬。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膽落於溫御史矣。造故矯矯有風裁者。若石處士。其後無考。未可以同論。

送楊少尹序

楊巨源新舊書無傳
藝文志云字景山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是公卿供帳。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傍觀者。多嘆息泣下。

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

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

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道傍觀者。亦有嘆息知。

其為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

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

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

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此五句。與前篇同。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游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儲同人云。只楊與二疏不異一句便了。憑恐摸出不知楊侯去時一段。又轉出不知二疏云云。奇幻極極矣。要寫楊與二疏之同。反從未知其同不同。以極寫其同。此種文心。最有補於後學。

前說二疏所有。或少尹所無。後說少尹所有。或二疏所無。婉轉迴環。無中生有。看破韓文勝人處。只是翻空。若沾沾粘粘實說。乃後人應酬文字。近代以此為得體。可怪也。

送李愿歸盤谷序

文吐詞帶
六朝氣骨
非公疎宕
本色深於
文者辨之

大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譽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旌旗。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飄裾鬚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聞。如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閒處。此段主。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口將言而囁。處穢污而不羞。觸刑罰而誅。戮微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

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浴。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廊其有容。縈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不下斷語。閒閒成文。又是一格。○西平之子。李愬之兄。亦名愬。史言其以荒侈敗。結納權近。與篇中所述正復相反。明非一人矣。應必當時通同姓名。而樂於高隱者。公又有和廬郎中送盤谷子詩序。作於貞元十七年。西平子方官朝列。詩和於元和七年。西平子正擁節旄。更非棄官高蹈者可知。蔡尚書聞之。之言云然。附錄於此。

送王垺序

吾嘗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野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垺。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垺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李厚庵云。此韓子之文。嗜手醉者也。前無所承。而斷置分明如此。亦頗采揚雄之意。然揚不能如此。除

暢故原道譏雄語焉不詳洵然

學以孟子為歸而孟子得統於孔子曾思孟正傳歷歷指出此昌黎見道親切處公以前無持此論者

送王秀才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記係王簡無功所作）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

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顧氏子操觚與寧曾

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於其外也固不暇尚何題稟之託而昏冥之逃耶

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不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事醉鄉

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

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其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

酒

借醉鄉點染中將阮陶顏曾校量一番見得聖人為師其心自平必不以不遇為悲也此行文最占地

步處離迷變滅一片雲煙

送許郢州序

郢州今安陸府許名志雍時于頔節制山南東道敝民方急韓公於送志雍時序以規之

愈嘗以書自通於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

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此與于頔書大意）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恆相求而喜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

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時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

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恆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

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

史者恆私於其良。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恆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餒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送郢州則郢州是主。于公是賓。然借郢州以規于公。重斂。又于公是主。郢州是賓矣。未段仍規郢州。却隱然帶着于公作法之妙。不可思議。

贈崔復州序

復州今湖北之沔陽州

有地數百里。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大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閭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繇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恆。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遊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于是乎言。

極言民窮斂急。見刺史之難為。後轉到崔君之仁。又過于公之賢。則難者不難。而復人可蒙其休澤矣。篇中有頌無規。而規即寓頌中。與送許郢州作意同。而作法又別。

送孟東野序時郊為江南溧陽尉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

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

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

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

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敝，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

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

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

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

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

、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

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

言也，辭離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允明、元結、李

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辭而及於古。其他浸

淫乎漢氏矣。從吾游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

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

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得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辭之。

從物聲說到人聲，從人聲說到文辭，從上古之文辭，歷數以下說到有唐，然後轉落東野，位置秩然而

從物聲說到人聲，從人聲說到文辭，從上古之文辭，歷數以下說到有唐，然後轉落東野，位置秩然而

從物聲說到人聲，從人聲說到文辭，從上古之文辭，歷數以下說到有唐，然後轉落東野，位置秩然而

出以離奇恟恟。使讀者河漢其言。其實法律謹嚴。無踰此文也。通篇表其文辭。末以所性分定。解其
中懷抑鬱。此竿頭更進。非餘波游衍可比。外間但賞其連用四十鳴字。猶皮相也。

送董邵南序 壽州安豐人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
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矜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
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為我吊望諸
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伏○字○謂○董○則○一○流○人○
時○藩○鎮○得○辟○士○故○董○生○歎○江○
燕○後○不○心○故○國○此○言○外○意○也○
并○語○無○疑○順○朝○是○則○董○生○之○不○當○仕○矣○知○其○

儲同人云。河北自安史以後。習於僭亂。公送董邵南。因稱古燕趙之士之美。而今恐不同。風俗與化移
易。所以譏切而不臣。末復道上威德。以警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古今二字是關鍵。吾知吾惡知是俯
仰呼應處。

嗚咽馳驟。既愛才。亦憂國。韓公又有嗟哉董生行。極言其孝行。其人應不苟就者。故作送行序以風之。
送齊嶽下第序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舍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
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之人。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克己慎行。確乎其無惑
於上也。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
下交疑。於是乎舉與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
焉。若疎與遠。不敢去也。眾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眾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
心之行。有拂志之言。有內愧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

為辱。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為人嚮道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已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可能復古乎？若禹陽齊生者，其起于者乎？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於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眾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關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齊生下第，故力言避嫌之私，其實唐代取人不盡然也。文之輕快流美，最利舉業，而於韓文忠為平調。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按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按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楊子雲稱在閭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游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東元為之請，解其裳，得所得敘詩累百餘篇，非致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求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狘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

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夫鳥悅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脫焉。造。句。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將眾人投贈之文。撒開。引入聖人之道。以下約原道之旨。成文。而語更道鍊。如原道篇古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云云。此約以弱之肉。強之食。六字。尤使人驚心動目也。未收束前文。一絲不走。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宇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九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從業者。皆不造其堂。不濟其闕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矣。於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顏頤委靡。清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氣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具術。則吾不能知矣。

為浮屠氏
說法故言
及此若為
儒者言又
須去其利
欲得喪乃
可入道

汪洋恣肆。善學莊子之文。亦可謂文中之顛矣。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之為州在嶺之上側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蛇蟠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衡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蛇蟠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苞竹箭之美十尋之木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佛老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人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淑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耶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來龍過脉結穴去路井井有條而後丰出沒變化使人目眩韓文中絕奇之作

鄆州谿堂討序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曹濮節度觀察

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

上之三年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轉心一力以供國家

之職於是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

方惟鄆也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置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

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撥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亦立歲蓄不相保

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其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

後果有源
溪周子生
於其地

土弁殺觀
察使王遂
幽州朱克
融因節度
使張弘靖
鎮將王廷
奏殺節度

田弘正魏
博節度田
正殺史憲
成自稱留
後徐將王
智興逐師
崔寧

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億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乃
教之行眾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讐非人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
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眾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
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眾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累公之化惟
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達躋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
謂而皆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壘有葉有年有莠不條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
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吟孰歎孰怨不問不得分願孰為邦蠹節根之蟬羊狼貪以口覆城
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礫之凡公四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
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葦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
既鼓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卿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詠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蒼瓜有龜有魚
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數遺此邦是庥

荆潭唱和詩序

敘事夾議論字字鏤心雕肝而出詩亦古峭不受李杜束縛宜皇甫持正整降旗歎為無人能及也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和詩者愈既受而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惟愉之
辭難上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莫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惟能而好之
則不暇以為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勸爵祿之
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受詠歌往復循環有倡斯和搜奇挾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壹